



□赵阿芳

一夜入秋，天冷了。翻箱倒柜找秋衣秋裤时，不禁想起小时候入秋后最爱去的地方是大队饲养院。

那是一片向阳的山坡。中间是一条石板铺就的甬路。上半坡砌着牛棚，下半坡搭着猪圈。牛棚的东头是四间平房，饲养院的三大爷就住在这平房里。平房最东头是炕间，间了道壁子，单独隔开。西面三间是通的，靠炕间的地方垒了锅灶，支了两口特大号的生铁锅，是熬饲料用的。

天冷以后，我大部分时间都窝在饲养院里。因为那儿的火炕烤得屁股暖烘烘，那儿烀的地瓜流着油，那儿的花生饼能偷嘴，那儿的牛棚有没摘干净的秕花生，那儿也是村里大人们的歇脚场，常能听到逗笑的故事。

我至今还忘不了那件惊险的事儿。

邻居二哥用地瓜叶当烟丝，卷了一根喇叭口土烟卷，里面偷偷包了一个小挂鞭。他满脸堆笑，双手热情地递给了三大爷，随手掏出裤兜里的火柴盒，嚓一声，划着了火，给三大爷点上了。

三大爷接过，乐滋滋地猛吸两口，忽然烟卷就冒出了刺刺的火星子。吓得三大爷“嗷”一声吐出了嘴里的烟卷，还没等烟卷掉地上，“啪”的一声，小鞭炸了！

三大爷被吓得魂飞魄散，嘴巴直哆嗦，话都说不利索了。缓过神就撵着二哥要揍他。周围看眼的都笑得前仰后合，直不起腰来。我却惊出一身冷汗：这小鞭要是真在嘴上炸了，可咋办呀？

牛棚三面围墙，前面向阳敞开着，只有一排柱子用来承重屋頂。柱子往里一米左右是一排牛食料槽，石头底座，四面木板围着，上宽下窄。靠里的木板被牛嘴磨得光滑细腻，像镜面一样反光。食槽后面拴着一群牛，记忆中一直是老牛多，小牛少。牛的品种挺多：黄牛、黑牛，还有几头花豹牛。有悄悄地卧着倒嚼的，有静静地站着甩尾巴的，可是，它们的嘴巴都在不停地磨着，嘴角粘满了泡沫。大人说，这是牛在反刍。

到牛棚寻秕花生吃，是我幸福感爆棚的时刻。

牛棚靠东墙是堆放饲料的地方。花生蔓用铡刀铡成一捺的长短后码起来，从地面一直堆到屋顶。这里是我的小安乐窝。坐在高高的花生蔓堆里，我一边用手翻倒着花生蔓，一边眼睛不停地扫描着，发现一颗秋收遗漏的秕花生，心里一喜，如获至宝，立马剥开壳就填进嘴巴里。满身皱褶的花生米，虽然只有手指盖大小，可是甜丝丝哏啾啾的，怎么就那么好吃呢？越吃越爱吃，可就是总也填不饱肚子。

夏天来了！捉知了的季节来啦！最早我是用牛尾巴毛做工具：牛尾巴毛打个活结系在长竹竿上，发现知了，就伸出竹竿，悄悄靠近，用上面的牛尾巴毛圈一套，知了就被套住了。

可是，在牛尾巴上拔毛可是个危险活儿。

牛卧着时，尾巴压在身下，看不清哪根长，不好下手。牛站着时，尾巴又不停地摆动赶苍蝇，也不好下手。只有等牛安静时，尾巴下垂着，能看清比较长的是哪根——这就是拔毛的最佳时机。但得防着牛突然一疼，会蹬后腿踢人，所以必须屏住呼吸，眼疾手快，拔了就跑。因此每拔一次牛尾毛，我都有劫后余生的感觉。

可能是因为拔牛尾巴毛太危险了，就有大人发明了用塑料袋网知了，这个办法网知了好使，以后我们就再也不去冒险拔牛尾巴毛了。

饲养院有辆大板车，是村里唯一的拉大货的运输工具。

那时，每家都有至少一辆手推车，那是家庭中主要的运输工具，运粮运粪都靠它。我五六岁的时候，父亲随小车队往地里送粪，就把我放在手推车中间的车梁上推着我，两边篓子都是粪（猪圈发酵熟化处理后）。那粪，那小推车队，有种丰收田野里独有的味道和记忆。但坐在小推车上的我，是不敢随便动弹的，因为坐小推车远不如坐大板车来得舒服。能经常坐上大板车，是我小时候能想到的最高级的待遇。

因此，只要大板车要去麦场拉麦秆、拉黄土去填猪圈，我都自告奋勇去帮着装卸车，为的就是享受坐大板车时那种晃晃悠悠的快乐。

大板车上的零件可多了，光是套在牛身上的那些家伙，就让你眼花缭乱。有好几个下雨天，大板车不能拉活儿，我就一个人悄悄跑到饲养院里，围着大板车上下左右地仔细观察，琢磨它的机关，做梦都想自己长大了也能去赶大车。

许多年后，当饲养院彻底消失在推土机下，我才渐渐品出那时光景的深意。那里不仅是我们玩耍的乐园，更是我们最初认识世界的课堂——不是透过书本，而是通过肌肤的触感：手心触摸牛身时的温热，火炕烙在背后的踏实，甚至是被鞭炮惊出的那身冷汗。

我们在牛棚里懂得了对生灵的敬畏，在寻找秕花生时尝到了发现的甜美，在恶作剧的笑声与后怕中，懵懂地摸透了人与人之间情感的边界。这些童年碎片，粗糙却鲜活，简单而真挚，它们无声地沉淀，成为我生命最初的底稿。

如今，住在四季恒温的楼房里，我时常会想起那个烟火缭绕的饲养院。有时会觉得，我们长大后一路追寻的，或许就是那种能把屁股烤得暖烘烘的踏实；我们念念不忘的，也不过是那颗皱巴巴的秕花生里，所包含的纯粹与满足。

美好的时光似乎总属于过去。这让我想起牛的反刍，当时匆匆咽下，未必知味，留待日后在记忆里反复咀嚼，才真正尝出了其中的甘醇。那么此刻我们正经历的平淡日常，是否在未来的某一天，也会成为让我们回味无穷的“美好旧时光”呢？

□吴建

双休日出去游玩，道路两侧不时有卖柿子的摊点闪现。那遮阳伞下的箩筐里摆满了一只只红彤彤的大柿子，散发着诱人的清香。忍不住下车买了一袋，站在路边就吃了一个，甜甜的，软软的。

记得儿时老家也有一棵柿子树，长在屋子的西南角。树干有两米多高，不粗，枝条呈暗淡的灰色，并且粗糙干涩，给人以老气横秋的感觉，但结的柿子又大又红。

柿树开花晚，直到五月中旬才开出小小的花，黄白色的花瓣，紧紧地护着娇嫩的蕊，花瓣只有指甲盖一般大。每朵花都隐藏在稀稀疏疏的绿叶间，微风吹起，花儿时隐时现，星星点点，看上去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淡雅。

到了六七月间，花儿飘落，小小的柿子便挂满了枝头，青青的，圆圆的，好似孩童那乌亮的大眸子。八九月，柿子渐渐大了，由青转黄。霜降时节，“一夜寒露风，柿子挂灯笼”。柿子树变得灿烂生动，像一位艳丽的少妇一样明丽起来。那娇艳可爱的柿子红得诱人，红得透明，就像一盏盏红灯笼似的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晶莹透亮。圆滚滚的柿子缀在枝头，沉甸甸的，把树枝压得弯下了腰。

熟透了的柿子在秋风中摇曳舞蹈，引来了一只只在天空中来来往往的鸟儿，它们一个俯冲落到柿子树上，用尖尖的小嘴啄食眼前的美味。一边吃一边还唧唧地叫着，仿佛吃到山珍海味似的。

母亲手持长竹竿，将枝头

上的红柿子一个个小心翼翼地勾下来，我迫不及待地冲过去，抓起一个柿子就咬，母亲拦都拦不住。可刚进嘴里，就感觉涩涩的，“哇”的一声全吐了出来。母亲笑着说：“柿子要捂几天才好吃呢。”母亲在柿子顶部的盖子里倒入一点点白酒，说这样柿子熟得快。然后逐个放入纸箱里。两三天的工夫，柿子就不再酸涩了。母亲拣了一个又大又软的柿子递给我，我心有余悸，小心问道：“能吃吗？”母亲微笑着说：“当然可以吃了。”她帮我揭开磨盘似的柿子盖，然后慢慢撕掉一半薄皮，黄嘟嘟的柿子肉便露了出来。我轻轻咬上一口，那个软滑汁稠，甘甜如蜜啊！柿子不醉人自醉。

母亲没有把大红柿子全摘下来，而是留下十几个挂在树上。我不解，母亲笑笑说：“孩子，记住不能吃独食。那些柿子是留给鸟儿吃的。”捂好的柿子母亲留下一部分家里人食用，余下的会分给左邻右舍。村里很多人家也有柿子树，但他们不怎么会“捂”柿子。他们把柿子放进篮子里就不管不问，这些柿子十天半月还和刚摘回来一个样。村里人看到我家捂得又红又软的柿子，都羡慕地说：“真好看啊！”孩子们更是如获至宝。“邻里好，赛金宝”，邻居家的果树上结了橘子、梨子、苹果等，也会送些给我家。庄户人家的果树，成了连接乡亲们感情的纽带。

“色胜金衣美，甘逾玉液清。”而今吃着这香甜的柿子，脑海中又浮现出老家那棵瘦小的柿子树和母亲温暖的笑容，心里顿生愉悦和感激。

□孙志昌

前几日经过一条巷子，看到一位老爷爷推着三轮车卖豆浆。车轮卡在青石板缝里了，他也不急，只是慢慢调整车把，一点点把车挪了出来。这场景突然让我想起爸爸常说的那句话：“人这一辈子，有三件事要慢——走路要慢，说话要慢，吃饭要慢。”

第一慢是走路要慢。我小时候在胶东乡下，常常看到赶海的人在凌晨出发。他们光着脚踩在滩涂上，每一步都要等沙泥从脚趾缝里慢慢溢出才肯迈下一步。同村的王二爷走得最慢，他却总能捡到最多的蛤蜊。他说：“快腿踩碎壳，慢脚识纹路。”后来，我在城里看到很多人抢红灯撞了车，才明白王二爷的慢，其实是先让身体沉下去，再让眼睛亮起来。

第二慢是说话要慢。镇上的茶馆掌柜老周有个规矩：客人点完单，他总要默数三秒才应声。一开始觉得他慢吞吞的，后来才知道这其中有关道。有一次，他看到两个年轻人争执，一个越说越快，一个脸都红了。老周慢悠悠地递上茶：“话赶话，赶出岔；话等话，等出花。”果然，那急着辩解的年轻人突然不说话了，自己笑了。原来留白的空隙里，理智

会慢慢生长。现在大家都拿着手机，说话快得很，却忘了言简意赅的喘息。

最要紧的是吃饭要慢。邻居陈奶奶独居多年，每餐必摆两副碗筷。她吃一口饭要嚼三十下，夹一筷子菜必放三次筷子。她说年轻时在纺织厂做工，吃饭像打仗一样，落下一辈子的胃病。现在，她细嚼慢咽，反而尝出了米的香甜，菜的香味。“吃饭不是往胃里填货，是跟天地打交道。”她总这么说。有一天，我见她对着空座举杯，问她等谁。她笑着说：“不等谁，等菜味慢慢飘进记忆里。”

这三慢并不是懈怠，而是与万物同步的节奏。就像海边退潮时，再急也追不上浪的脚步，不如慢慢捡贝壳。

今早，我去买豆浆，老爷爷的车轮还是慢吞吞的。有个孩子要帮忙推车，他摆手：“慢工出细活，急什么。”阳光正好照在他的白发上，那车轴吱呀呀的声响，比钟表还准。我突然想起陈奶奶的话：“慢是三炷香，一炷敬天地，一炷敬时辰，一炷敬自己。”

世间万物皆有定时，花开慢，果熟慢，人悟道更慢。所谓三慢，原是天地的本来节奏，只是有时我们奔跑得太快，忘了怎么跟着大地一起呼吸。

生命三慢

【人生笔记】

【私房记忆】

柿子不醉人自醉

□吴建

双休日出去游玩，道路两侧不时有卖柿子的摊点闪现。那遮阳伞下的箩筐里摆满了一只只红彤彤的大柿子，散发着诱人的清香。忍不住下车买了一袋，站在路边就吃了一个，甜甜的，软软的。

记得儿时老家也有一棵柿子树，长在屋子的西南角。树干有两米多高，不粗，枝条呈暗淡的灰色，并且粗糙干涩，给人以老气横秋的感觉，但结的柿子又大又红。

柿树开花晚，直到五月中旬才开出小小的花，黄白色的花瓣，紧紧地护着娇嫩的蕊，花瓣只有指甲盖一般大。每朵花都隐藏在稀稀疏疏的绿叶间，微风吹起，花儿时隐时现，星星点点，看上去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淡雅。

到了六七月间，花儿飘落，小小的柿子便挂满了枝头，青青的，圆圆的，好似孩童那乌亮的大眸子。八九月，柿子渐渐大了，由青转黄。霜降时节，“一夜寒露风，柿子挂灯笼”。柿子树变得灿烂生动，像一位艳丽的少妇一样明丽起来。那娇艳可爱的柿子红得诱人，红得透明，就像一盏盏红灯笼似的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晶莹透亮。圆滚滚的柿子缀在枝头，沉甸甸的，把树枝压得弯下了腰。

熟透了的柿子在秋风中摇曳舞蹈，引来了一只只在天空中来来往往的鸟儿，它们一个俯冲落到柿子树上，用尖尖的小嘴啄食眼前的美味。一边吃一边还唧唧地叫着，仿佛吃到山珍海味似的。

母亲手持长竹竿，将枝头